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宋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俞錫玉

謄録貢生臣黄　琮

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五

元　胡祗遹　撰

語錄

聖人孰師乎曰天何以見之以言行而知之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亦不已北辰居而衆星拱之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子思之著中庸論至誠無息則與天地參孔子之繫易大象之辭皆法天而行至於聖

人之制禮作樂號令刑賞設官分職一云為一政事大小隱顯無不順天以立法但庸人所見以為出於聖人之私意豈知道之大原散而為萬事無一不出於天哉天能生之成之而不能訓之教之此天之所以生聖人也故曰惟辟奉天又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聖人如天地散而為萬化小成小而大成大雷厲而風

蜚雲蒸而雨霈巨而江河之流淵海之豬山岳之峙細而蟲鳥之飛走草木之榮悴文秀無窮體貌殊異生生化化罔有窮盡然而天地萬古自若無一毫之損益常人之學聖人者千岐萬徑東西南北徧歷周覽然後至於京師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人之為學初則沿流以討源因枝以求本中則併羣流而為大流合繁枝而合大枝終則得源得本挈領以穿衣提綱而張網一本萬殊有統而不紊矣聖人則不必

如是便得源本提挈乎萬殊萬變故變而不困見凡民之不能生者不能有始便有卒故博之以文俟其功夫既到然後約之以禮故小學者大學之枝流餘裔大學者本源綱統以收小學之成功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蓋由孝弟而後可以至堯舜欲為堯舜而不從孝弟是猶適楚而北行所謂本源枝流者甚不難辯天命本源也二氣五行是也人受天命而為性率循天與之性而行是謂之道以其夫婦父子兄弟長幼朋友君

臣人倫之分莫不各有自然之理當行之路所行之路雖殊性與命則一也隨其職分而盡夫五常之性也以殊觀之是謂枝流譬如大江豈有二源千流萬派各各不同不謂之江可乎一心身也而有五臟六腑眼耳鼻舌四肢百體皮膚毛髮不屬乎心身可乎愛一肢而惡一肢雖虎狼無是心也故曰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此心天下之心也此道天下之道也非我一己之獨得私也人惟有我故有彼此之間私一

已而昧大公所以不仁不仁則無禮無義無信原其受病不知故也不學則不知故大學以格物為八目之首聖人生知以身先之以開聾聵以警昏昧故聖人為萬世之師是謂之教

人之觀物不過源委幹枝一本萬殊萬殊一本同歸殊塗一致百慮由慱以求約自約以求慱一綱萬目萬目一綱同而異異而同如是而已所以不明者自有此身日日目覩而不致思耳但以一木觀之根幹者太極也

一也甲坼枝分者兩儀也兩枝各生兩孫枝者四象也四孫枝又各生兩枝八卦也復加生三倍則六十四卦也兩兩而加至于百千萬億之無窮者萬象萬物萬事萬慮此非一本而生萬殊萬殊而統于一本者與若能如是而觀不惟一木萬物皆然人之身心尤為分明故曰天下一家也萬民一民也億萬心一心也人能盡已之性推而盡人物之性亦舉而措之也故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是天下之足同一已之足也心

胡不然故曰理一而分殊後世為學者不能如是而觀物如是而處事兼愛則至于無父為我則至于無君讀書為學則博而不知其要泛泛外求外馳而不知萬物備于我不知心為太極心為君主心為萬理之源心為萬室之城郭安宅四海雖廣兆民雖衆百千萬世前我後我雖遠雖遥不出我一心

天地即聖人也聖人即我我即聖人故曰思曰睿睿作聖聖則天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知天也凡民不知天不率性也

從氣稟之偏有我之私而不知其非者也至于象數一者十之始十者一之終十者一之積一者十之本始全體也十百千萬一之衍也一之用也萬象一象也故曰萬物一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纔有太極萬象已具于其中散而為萬物物物各具一太極而統萬殊也小大洪纖物莫不然何謂才有太極而萬理已具請以雞卵觀之其初一氣耳氣化為水水凝而皮肉毛骨四肢百體咸備以生成觀之似有先後次第以理

觀之豈非已具于一理二氣交感之初歟
萬國一國也萬家萬身一家一身也億萬歲一歲也一
歲一日也故萬事一理既分而為萬不得不謂之萬殊
其實一之分也一之積也
聖人之言簡非簡也理已備矣後人不能通曉而擴充
之耳凡讀聖經便當展轉推擴千迴咀嚼義理儘無窮
矣聖人觀天地便能知萬物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
其樂而知其德天地尚不能違而況于人乎觸一理而

萬理具見值一事而萬變莫逃見其物理事情得必如是不學無識之人無理之言亦能搖惑伏羲之畫八卦非簡也文王周公孔子之衍易憂後人而爲之注解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言心聲也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又曰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易曰吉

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孔孟前後因言觀人所合如此所不同者又如此學者亦有說乎孔子之論心德本也言辭末也舉輕重而言也要之影隨形響形聲不可誣也陽虎曰為仁不富矣為富不仁矣亦偶中而已平生善言止此二語若每言皆如是則非陽虎矣故曰不以人廢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穿我長於言語間有血氣所勝不能副其言故孔子深警之曰於予與改是若以一二善言取人則非

也若觀著書立言如荀揚之徒則其心不能掩矣旣不能與前同時不因言以求其心如之何則可

欲見聖人賢人各各氣稟當於論語聖賢問答一一體認各各自見聖人化人如天地鉅細生成照人如日月妍醜呈露知人如鬼神著龜吉凶禍福無有不應凡門人來問先見徹本人氣稟短長就所問之事所受之病引導開發感悟而針藥之故病去而平復試於問仁問孝問崇德問徙義問爲邦問政問患盜問使民敬忠以

勸問禮樂問前知問鬼神問生死問爲學一切無窮小大不一之問外人視之若泛應若該博不一以聖人化物之功觀之切應而切當不一而一非若後人記問口耳以爲師本草内檢藥方册内求方而治病比也

惟聖人能兼所養養性情養口體本末兼備不以小害大不以大忽微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以養情性非禮不視聽言動以養德節飲食省嗜欲慎起居出處以養口體讀書學道以養才能此身之中無一物不得其養不

動聲色觀感而化内以榖子孫外以及天下後世然則踐形之任豈容易哉聖人所以戰戰兢兢日慎一日任重而道逺良以此也人惟不自省察故不知不是仰不知愧俯不知怍縱情極欲喪德殺身死而不悟哀哉曽子所以一日三省豈虚言哉至於庸人當一時而三省一出言一云為而三省庶幾可以成人能自知非尚不能改况自是而不知其非者耶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則不敢不勉不為酒困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凡聖人之一語默一起居一飲食衣服或燕居居鄉黨在

朝廷宗廟遇人接物無非率性循理與天同德者語孟六經中稱聖人者皆當一一附此條下今未詳備略舉此數端以備遺忘

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命易也者知命之書也命不止于死生壽夭貴賤貧富吉凶得失在天則為命人受之則為性事物得之則為理人之修身處事而得其宜則為義知義理之精微不失其宜則謂之知命然則舍義理得失而言命非知命者也今之問卜者是也

莫非命也惟聖人為能順受故取其天之與我者而不取其天之不與我者五福萬善天豈靳靳哉氣數之偶合而定或厚薄或偏全物既得之天亦不能移之人惡得而好惡取舍于其間哉以孔子之聖雖執鞭之賤知不可求而有從吾所好之欲茍少自負曰以吾之德之才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吾亦能之吾當之若是則非聖人矣然而皇皇四方者求道之行非求富貴也道之行與廢有數存焉聖人亦已知之但不可以知其不

能行而坐視焚溺漠然而忘情也雖然聖人豈嘗孜孜矻矻而固必哉聖人之所急者取天之所與修德垂訓開羣瞽治後世澤不施于一時而道濟于無窮此聖人之知命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命則天之與我不與我者先自蒙昧不知取舍失其固有而强求其必不可得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俱不克就生無所立死無所聞悲夫

富貴者人之所大欲也明乎富貴之為物與夫得失之

理則安泰而不惑使為惡而得富貴惡不可為也使為
善而不得富貴吾之不得是為善之不至也善固我之
所當為豈為富貴而為之貧賤而不為哉使富與貴俱
不出于為善為惡然則亦偶然儻來而係乎命爾係乎
命則才智作為無與焉人以材智勝天而不安于命是
亦妄人而已矣或曰父母老家貧則如之何曰與其不
義富貴貽父母之憂曷若啜蔬飲水而盡其歡
人之貴賤貧富賢愚壽夭所係者不一貴賤則係乎地

位亦係乎時運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故仲尼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地位之所係秦以無道失天下漢興高祖以匹夫諸臣亦皆屠沽給衆蹶張之流此時運之所係賢愚則係乎氣稟之清濁壽夭則係乎氣稟之厚薄此二者以常理言之若遇變則又在遇之重者

為學莫先乎窮理理明義精則智及之仁守之性情中正和平發而為言語則成章措之於事業則中節而事

治無所處不當窮理者明辨其是非成敗邪正之所以然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理人自不察耳選擇前人文字亦窮理之一也呂東萊文鑑甚不滿朱文公意去取不當故也且如梅聖俞河豚詩歐陽公始為稱賞曰只為頭四句河豚在吾目中朱文公以謂此詩乃似上人門户駡人祖駡人父不見好處蓋謂少温柔中和之氣只見一片怒駡之氣耳東坡豆粥詩元遺山斷以為非坡語乃律賦歌括耳亦選入文鑑宋朝一代文章

只為頭一篇五鳳樓賦已不足道朱文公亦曰當時為
別尋不得且教壓卷本欲光國適足以辱國至於文選
之首兩都文粹之首含元殿亦何足以取法踵佻襲陋
在鉅儒猶不免況餘人乎漢唐之追紹三代君德相業
聲明文物豈在城郭宮室游獵富庶而已耶孔子之稱
唐虞後賢之稱三王奚在游辭夸詑若是之淫靡耶
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余謂
幾也者始也一事必有始始必有善有惡善則福伏之

惡則禍伏之禍福之應或頃刻日月或數歲或一世數世雖遲速之不同而事幾已伏于其始矣故曰始其幾也葢安者危之機治者亂之機在人之注措何如耳若夫天變氣運之數請置而勿論且以人事明之秦自孝公用商鞅急功利繼以雄暴殺戮一天下而又守之以不仁殊不知天道好還物壯則老所謂人心壞風俗㡀羣聚相應屠割分裂滅宗絶祀之幾已伏于其身特發于三十六年之後耳漢有天下廣封宗子賜地千邑濶

畧古制殊不知末大必振尾大不掉七國謀叛之釁已伏于其中矣故聖人之悉理明度世審立一政行一事利有所不謀功有所不計不敢苟且恐形跡一立如粟種之在地幾應時而發矣故見履霜則有堅氷之戒觀姤卦之初爻則曰羸豕孚蹢躅繫于金柅知其幾之不可萌也善夫先儒之言曰明主處廟堂之上獨覩萬化之原銷患于未萌也虞書聖賢之相戒曰一日二日萬幾可不慎哉可不戒哉聖人精密物理氣機之學老師

宿儒尚不能知況于他人乎為人臣者務一時之俊快雷厲風飛殊不知禍福之幾展轉激發有不可禦者矣為人君為人臣不可以不學正為此也然則古人格物致知彰往察來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之學豈虚言哉學不出于窮理窮理莫難于見幾見幾莫難于勇決讀書而不窮理窮理而不見幾見幾而不勇決直情徑行犯機觸禍學能增智反以愚人學何罪焉不善學耳世之讀易者以前知為先務易固前知之書也顧學之者

何如也京房學易則知人而不能知巳謂之知易可乎易曰履霜堅氷至羸豕孚蹢躅繫于金柅至于八月有凶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負且乘致寇至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前知聖人何能若是耶窮理見幾而巳窮理有道乎曰有睫在眼前人自不察耳萬物萬理一言以蔽之隂陽消長而巳一消一長吉凶巳著君子見微知著振衣不俟終日審于去就惟二疏為能之論至于斯二疏知易京房不

知易然則殺身成仁徒虛語歟不然任比干之責無可去之理不敢計其功全吾心而不愧殺身可也比干豈不知幾哉義理之不可免也二疏比干易地則皆然

看書者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中間萬理無窮最當先格者在乎識人學也者效古人之所為耳不識古人好處則不知已之所短不見已之不是識人最為難事莫親于父子夫婦兄弟師友君臣試為之問曰汝父如何人汝子如何人為父者不知其子為子者不識其父以至

于夫婦昆仲君臣師友皆然日相親炙尚不能識千載
而下氣禀凡庸聞見習俗哀薾淺陋一身不能自曉自
律格物之學廢切問近思畧不用功而曰我識伏羲神
農黄帝堯舜禹湯臯夔稷契文武成康伊傅周召孔孟
不亦難哉明敏者不過誦其遺言觀其行事務筆舌而
資談鋒耳然則何以能識曰莫若求已之所短知已之
所短則知古人之所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能如是我
不能如是從人之是舍已之非凡我所好所樂比方古人

與我同乎曰不同我之所能所不能者比方古人與我同乎曰不同不同則我之好樂者不言而知其非我之不能者不言而知其是且如讀堯舜二典堯能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於變時雍舜能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諸艱底績孔子温良恭儉讓綏斯來動斯和我皆不能豈不自知勉勉焉努力而學之日就月將譬如行路期于必到所指之地有進而無退死而不已持此志也以往所謂勉强

而行之雖未能遽至則日亦近矣

致知必當格物格物莫若讀書讀書莫若近思何謂近思近莫近于吾身天地聖人萬物之所有者吾身皆有之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千萬人之心身一人之心身也千萬家之人倫家道一人之人倫家道也物之心性不異於人人之心性不異于物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又曰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與天

地參矣故曰了得一萬事畢一者我也自近以及遠自内以及外自下以及高自本以及末理之必然者也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聖人戒人騖外以忘内舍己以求人葢不知身外無道性外無物世之人讀書萬卷辯若懸河自謂無不知無不明解經談道說古論今無不通曉一一效其言行鑑裁中節者十不二三所中者皆偶然耳以此觀之謂之博學則可謂之自得則未也聖人見象以明理所謂目擊道存也葢有象則有是理

必然之道也象與理一也非二也象顯于外者也理蔵于内者也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葢有是理而後有是象一以行行以一小有才是氣是志藴于胷中發見于四體見于四體者象也藴于胷中者理也故曰中和積中而英華發外未有有諸内而不形諸外者也此聖人觀象以明理見吉凶禍福于未來豈若妄猜奇耦流于術數之學也哉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亦皆窮理盡性積學之所致也

天地之變易消息盈虛盛衰消長皆在其中亦甚明顯以示人人自不察耳日月出没南北流轉雨露霜雪之生殺草木鳥獸之榮枯孕育四時之元亨利貞飛走動植之性情强弱善惡四夷中國人民之嗜好不同五方風土之異宜六氣之不及太過聖賢愚不肖之不齊君子小人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此二氣之良能鬼神之功用學者格物能自近而及遠積小以至大取此以喻彼積日累月則理無不明義無不精矣自吾一身一家而

推之天下此自近而及遠也自一晝一夜積而為歲雖
前吾太古後吾無窮亦可得而知此自小而至大也人
惟不知切問近思之功好高慕遠鑿虛駕空學愽而無
成終身由之而不知道
致知力行非是二事知所當行行所已知如鳥之兩翼
不可偏廢格物而致吾之知便合力行譬如讀書將古
人為子為臣為弟為友之理之義見之明知之盡即隨
所職便要孝悌忠信孝之節目深愛愉色婉容承意先

志幾諫諭父母於道嚴威儼恪不敢見於容辭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侍膳問安養則致樂病則致憂喪則致哀祭則致嚴以至於持身立德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惡名必不果一出言一舉足不敢忘父母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凡虞舜曾參聖賢為子之道一一企及不至則怨艾懲創直至無欠餘終身而慕斯可矣為臣為弟為友亦當如是庶幾謂之為學

爲學要識體用體用分明則內外不差工夫有序而日
進五性萬善天理人倫萬類庶事大小洪纖皆有體用
仁者體也事親敬兄事長事君仁民愛物用也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慎獨而省察者求仁之工
夫也致中和致者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工夫到而得
其效也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義理之學也天賦爲命人受爲
性此性命之學也下學人事上達天理此天人之學也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經濟之學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禮樂文章之學也

古人為學辨事知所先後本末自内及外自近及遠自小及大自易及難如起牆如行路如登高先根基卑近然後能及高遠故始於學問窮究理物古今聖賢已成之跡愚不肖致敗之由一切事物之變得之於心推盡此心之智然後守之以正行之以經權身修家齊無惑

無弊而後移之於鄉黨推之於國於天下無所處而不精當皆自實學中來今之人自身不能曉不能治付之以宰相天下之任而不知畏懼愧恥泰然自得曰是不難以我之才而當是任優游有餘矣受任之後施為注措舉皆無法以道聽之一二間知恣無忌憚之淺見私意舉綱而不綱挈裘而不領萬幾之事百司庶府小大短長之人材為宰相者智不能周于四方之表學不能究於四者之變才不能權衡四者之成敗重輕量不能包

含四者之外德不能為之師範氣不能呑四者之頤指氣使就使國家諫行言聽一委於汝汝自忖度智學才量德氣有無寧不自知奚待他人之汗顔寒心哉以令觀之不惟為宰相者如是百執事之人舉皆若是曰然則事何為而舉民何為而寧哉譬若二人同生同晝百年一人夙興夜寐飲食起居衣服一一中節可為世法一人顛倒紛擾旁觀者以為不能一朝居而自恃以為可終身之安旁人以為有折足覆餗之敗而自以為可

負萬鈞之重癡愚狂妄固不足責然而命相者胡不詳觀而容察小試而歷驗見何光明而委以如是之重任殊不知天下四海之廣億兆黎民之衆一日二日頭蓬面垢敗絮破屋謂之同生孰曰不然一生美惡固有間矣

後人之學先其所後而後其所先全與古人相反亦時世之使然耳昌爲先後之葢古人以明理養性養氣積德力行爲先言語政事技能才術爲後今之人反是昌

為時世使然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唐以來取士之法蒙富貴而被恩寵者果與三代同乎既無豪傑之才鮮有不為風俗所移者

省察操存體認履踐天理人欲天性人心天理人倫吾道源流異端邪術王道霸術凡物有體有用有本末有先後有始終有內外有厚薄有情偽公私有為無為有首尾綱領節目為學工夫功效氣質之性人心道心健順五常萬善理一分殊窮究推致擴充成已成物命性

道教中庸中和復成大本達道全體大用質文費隱淺深小大已上萬善雖出於語孟六經直至宋儒掇拾出說得分明

聖人之言近而遠小而大簡而富但患學者不能涵泳玩味擴而充之用未能盡若只解字說過有何意味故為學在體認不在念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大學中庸語孟詩書易春秋三禮皆吾固有才讀了一句便認是吾家故物再不迷

失如是不枉讀書

每事無不對待互相勝負必不兩立內重則外輕天理勝則人慾消正勝則邪去剛多則柔少心君元良則七賊屏息人之為學先將語孟六經中稱舉聖賢之良心善性卓行俊德嘉言字字計較且如堯之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自克明俊德而至黎民時雍以至舜禹成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德性言行我當一一自省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聖人能如是我

不能如是何哉志不彊邪智不明邪才不茂邪功不至邪氣血之私蔽於前邪所稟凡下不能進邪凡聖人之一善吾必有一惡害之不然則均是也我去聖人地位若是相懸天壤歟聖人生知安行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我當困知强行百勉千思必中而後巳日用之間一語默一起居律身接物如聖人在上提耳諄諄受教而力行毫髮不貸自怨自艾如是而積日累久習慣勇往自有所得矣

天地萬物無不對待人為物欲蔽誘自不察耳是以知成而不知敗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福而不知禍知吉而不知凶知有我而不知有人知盛而不知衰以至處已察人觀物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不明對待之理故也聖人作易見天地萬物屈信消長之機成敗吉凶之由理明義精斷之以辭逆知未來不差毫末後之不明理者以為神聖術數之妙不可端倪是以不務明理專力於數附會牽合愈不能合殊

不知聖人之學即物以觀理明理以得數攷既往以推來故云雖百世可知也葢聖人能見微而知著見始而知終見源而知委故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知人則知鬼矣以有推無以形推影以性情推行事以平日推朝廷好施者必奪易喜者多悲輕諾者寡信面譽者背非進鋭者退速多藏者厚亡好勝者必遇敵彊梁者必不得死理必然也聖人學之博觀物審舉近以明遠舉輕以知重得體以知用見順以知逆一而二二而一

一對之則二三返之則一如是而已耳後之學者學不博理不明已之性情不自知其剛柔已之語言不自知其煩簡已之出處不自知其重輕已之氣血精神不自知其强弱已之問學才藻不自知其賢愚多寡醉生夢死終身爲血氣所使有餘不知克不足不知補平居則昏昏臨事則惶惑錯繆恃其剽竊記問之學曰我知人我知天我能立天下之大本經綸天下之大經可哀也哉

古人為學窮理力行今人為學不過記誦辭章蹈襲陳言貪多務博不知治擇至於語孟六經猶有精微深遠必當致思亦有平易明白不必致思者一章之精微在乎一句一句之精微在乎一字故讀書貴乎得其要所謂切要人最難識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古人之為學本末不遺精麤舉足自灑掃應對居家庭為子弟處鄉黨接朋友涵養培植立而知權一旦出仕

視天下如指掌遇萬變如尋常何為其然也學之久習之素見之明信之篤子思所謂言前定事前定者也且所學務本而切用一言一事無非實理一論難一云為無非至道細而六藝大而天性人心物理世變無不洞究至於辭章不習而能非若叔世專於滅裂不成言話之虗文

孔子曰切問而近思又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今之為學者好高

慕遠竟無所得竟無所用君子之道譬如登高必自卑譬如行遠必自邇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每事不本諸身心不從目前脚底體認思慮一步步行將去便欲入室便欲得一貫之妙寧有是理哉既不能下學人事安能上達天理不知形而下者之器安知形而上者之道且如世人目蓍者為陰陽人遂以陰陽為賤藝為小數為淺近不足學但見黃冠師曰道士道人遂為虛言不足致力是葢因人以廢事併其深邃無窮之大

道妙理亦不知問吾所謂隂陽人者古有四人而已伏
羲文王周公孔子也知一隂一陽之故盡一隂一陽之
變窮一隂一陽之用近世周濂溪邵堯夫能得斯旨吾
所謂道人者即韓文公原道篇中相傳之諸人也漢唐
宋諸儒得斯道者不為不多不可輕易定議至於秀才
二字今之所謂秀才者何足道哉求其得二字之原當
充滿之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此不智之甚也是以後之學者舍近以求遠愈遠則愈差也故孟子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道篤恭而天下平不下帶者不離乎心身也篤恭而天下平亦不出乎正心修身也此身者何也讀書為學者代之也代之也者修治而成其柯也故聖人之教人以其固有之德舉以覺悟還治其人人能改其不善而復其善止於是而已矣故曰以人治人改而止故曰克己復禮為仁故曰率性之謂道今之為學者學自學而身

心自身心學人語言了不干已事接物臨事殊不得用不知為已故也至如古人之游藝藝即道也藝進則道進道進則成已莊子固謂寓言然斵輪解牛承蜩斵堊實明至理杜子美作詩詠物實比興也學不干已則禮樂刑政典章制度皆為外物皆為玩物喪志切已則吾之所固有不可不知不可不得也人之為學能盡已之性人之性物之性則至於參天地而贊化育殆非難事其視語言文字則肆口而得矣

人固靈於萬物然而甚不智莫人若也人之讀書為士
本乎聰明成身辨事希聖賢參天地也士有勞苦終身
終不能入賢者之門牆學愈博而心愈晦才愈廣而用
愈拙者何也不務本以逐末不務内以求外升高而不
自下陟遐而不自邇其源之差葢出於此今之為士者
舍窮理養性存心修身而專力於造作言語馳騁才智
不知語言才智從何而來水之為物源深則流長木之
為物本彊則末茂人之為物德盛則語言才智不求工

而自工未有物理未明而智識增長心身不知所主而言語威儀動作施為而能中節是益懵然不知中和積中而英華發外之理也為父兄為師傅為君主者亦自不知而專以務外逐末為訓教今日入學明日教之寫字對句吟詩課賦以古人涵養德性窮理致知為偽學以多識前言往行供口給華筆端揮毫落紙百千萬言了無一字自得之趣皆掇拾涕唾剽竊裳衣狡獪者移東牆作西壁改南房作北室以愚詐愚欺已欺人此非

至愚之甚也歟就能華世取寵果何益哉生為譎詐不寔之人死為昏愚不靈明之鬼立言而無一言之垂後立事而無一事之可法草木同生腐可哀也哉

今之學者通古今與古人異古人之通古今窮理盡性適用也今人之通古今廣記閒資文辭也讀堯舜二典背誦則能之效其作辭則能之使其事實則能之或問之曰堯舜之德性躬行何如事父母御妻子和兄弟睦九族齊家之要何如為臣為君力學取友之道何如則茫然自

失曰吾不知之以至誦六經讀兩漢而下十七代之史與讀二典之法不異此今之所謂通古今者也古之學也約而博今之學也繁而蔽何為其然也自源而流則約而能博從流而不求其源則繁而蔽何謂窮理盡性適用也

人能時時自省則學無不進所謂自省者出言有章口無擇言我能如是歟曰不能不能則擇其蕪穢潤飾其不成章者一話一言謀於心度於義詳於理而後出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我能如是歟曰未能也未能則敬慎

威儀無不中節而後已所求乎子以事父弟以事兄夫以御妻在下位而事官長臣以事君朋友以先施我皆能歟曰不能不能則學之行之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者我能乎哉曰不能聖人尚以是為憂我何不憂孟子曰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之志如此不至如舜如孔子則死而不已我能如是歟曰

不能則自暴自棄而不為歟抑亦既竭而不已耶將自畫而不進耶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汝於性情義理事業文藝果能足歟曰不足不足則求其足而後已所謂任重道遠者聖人豈欺我哉汝上不思古人臨下為高自以為是昂然自足不恥不怍竊祿尸位既不能成已又安能以澤天下名不揚于一時又安能流芳百世聖人六十而耳順汝今每事面牆往者不可追來者當自勉雖駑鈍不才猶愈於不自知者

為人而不自省察雖有嚴父兄嚴師友不過革面而已

四者俱無則莫知忌憚自以為是終身莫知其非故曰

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理性而不自體認則不足

者不加勉過之者不知抑雖日夜苦學畧不切已學自

學我自我然則何益矣

學不至于自得性理上無功雖天資高明問學該博或

修辭或處事縱能偶中皆非已有掇拾記問學步效顰

細碎支離終無資藉文章如揚雄相如功業如五霸浮

華虛偽一讀而無餘味屢盟而人愈疑始欲欺人終以自欺然則何益矣

志欲大者無見小利無狃小成識欲明者事至物來原始究終無瑕處求瑕不疑處有疑目前則若是久遠亦若是設或遇某事亦若是如此念慮則識自明遠故曰愈細密愈高明愈誠確愈廣大格物既多經事既廣成敗既熟則耳順從心亦庶幾可到然未有不自真積力久而能瞀入心通不勉而中者也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成周造士之法禮樂已廢不可尋繹詩書猶在當沈潛焉詠歌國風雅頌便當見一國天下之治亂國君大臣之賢不肖禮樂政刑之修墜得失人情之向背愛惡讀二典三謨便當見堯舜禹之所以為聖君臯夔稷契之所以為賢臣商書周書亦然至于觀史亦不出此法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世之讀經者不過記誦辭章拈舉事實而已於學道何與焉

讀書學道於自己心身無悟無得聖言自聖言而我自我雖博記句解百千家畧不干已淡乎無味視若外物虛費精神氣血精神少衰亦都忘却不忘却亦止是記誦詞章施之心性無所樂臨事全不得用

顏子於孔子之言無所不悅聞一知十如諺語所謂道頭知尾故能服膺力行欲罷不能仰觀孔子言理上徹天表深入地底無物可隔可礙不惟得之於目前而又見徹于終天之後惟其見得如此洞徹分明故孔子以

好學庶幾稱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言近而旨遠者善言也韓文公亦曰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後人措辭不惟辭多理寡貪文以昧其言夸言以隱其志不肖自中年後頗會讀前人詩文益因文以求言因言以求志舍浮華而窮本實遵依孟子讀詩法以意逆志後贖亦云當味言外意言盡而意無窮者也看前賢字畫亦然因點畫以見高情遠韻會讀孟子者

當閑悟人心處致思擴而充之皆可以為堯舜不忍孺子之入井不忍穿窬不受爾汝此心不待思慮勉强人皆有之既于穿窬之不忍以類而推凡取非其有者皆穿窬也但輕重小大之間耳

見微而知著者聖人以降莫如列國之良大夫於言語威儀觀見人之禍福成敗無一不驗學博而理明故也學博則更事多理明則論事審威儀言語心神之發見於外也心一身之君主身家國萬方之君主無主乃亂

理之必然敬慎者此心之君主心無主則萬事廢何以長

今之爲學者藝也志不在乎道也何謂道理也義也路也本原也道與藝異乎曰非異也一也一則何謂藝進而道不進也不探其原不究其理也禮樂射御書數此聖門之六藝也至於洪範之九疇中庸治天下國家之九經周官之法度以形跡觀之亦藝也世之學者豈不能之所能者聖人之糟粕所不能者聖人之精微故學

禮者威儀進退升降揖讓而已矣學樂者聲容節奏蹈舞鏗鏘而已矣學射者中的而已矣學御者詭遇而已矣學書者點畫整齊姸麗而已矣問之以理則不能也且如聖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又曰我戰則勝祭則受福聖人非不學兵也所謂武備戰勝亦必有道矣今之學者直以孫吳坐作進退擊刺而為知兵是以爭地則殺人盈野爭城則殺人盈城雖如孫吳不戰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謀之説亦以為迂闊而不學而於聖人制兵

之理無惑乎天壤之逺也學愈博藝愈進去道愈逺德器勲業麤不成立皆不中道而不克終也

讀前人之言辭玩前人之字畫便當見各人之心性才藻剛柔邪正廣狹高下彼能如是我不能如是取其可學舍其不可學以前人之高逺鎔化我之卑凡以前人之工巧方圓我之拙魯以前人之文思潤飾我之鄙俚以前人之通明開豁我之固陋開卷受益如饑渇之得甘旨如塵垢之遇浣濯未開卷而不能一開卷而便能

鈍刀而得淬勵昏鏡而獲磨拭此謂之學古不然則費目力勞心思與不學者無以異

學不知為已則無真儒無善治雖學過人不過技藝功利而已耳

學之差也久矣自孔子時已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又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孟子亦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終亦必亡而已矣以是觀之是

未得公卿大夫之位則為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人一旦得富貴則反廢棄前日之所學反為不仁不義不忠不信不樂善之人有天下國家者以正道取人及其臨事決政詖淫偏頗反側無所不至而莫之問也千載而下推究當日失德之原是葢王教消亡五霸譎詐欺偽假仁借義以為名而實欲以濟其私耳上行下效不以為怪六國以詭詐權謀傾奪攘竊取士暴秦則尤甚焉漢以文字語言進退人才實德實行畧之不問自兹以

降而至於今國家所取語言文章較之董仲舒賈誼公孫弘賈山匡衡司馬遷班固又奚啻糞穢瓦礫與黃金白璧之可比哉使若是之才而臨民治事謀議大政無惑乎天下之不治綱紀之紊亂下民之不被膏澤君子小人雜揉不分是非邪正淆混不明也然則三代之學可復乎不可復乎曰是不難患在君父師行與不行耳使為子為弟者居家入學未冠以前日習乎洒掃應對進退升降揖讓事父兄事師長如弟子職内則曲

禮諸篇凡子弟之當爲當行者責之以篤行與夫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日課月試其勤怠精麤而進退之旣冠之後責以成人之禮凡窮理論事講明道義修己治人之方御妻子齊家政之實跡一一務盡其道使天下後進成德性於父兄師友成材藝於庠序學校如孔子稱門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備具習熟於身心宗族鄉黨有美譽而無惡聲曰秀曰選曰進曰造皆中程式然後論定而官任官而爵位定而祿如是則玉石分僥倖

冒為不才不學之人自無所容於内外既仕之後明列功過黜陟幽明十年之内才不逮古政治不逮古天下治安不及古人民風俗不及古吾不信也

紫山大全集卷二十六　　元　胡祇遹　撰

語録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必勉而中必思而得力行以中道大賢也勉而或中或不中思而或得或不得勉強以求道中人也不知所以勉所以思如盲人夜行坑塹溪谷荆棘豺虎足蹈身死而不悟者下愚也天之造物聖人不易生大賢不易得中人十三四下

愚十七八人生幸免下愚然則體認省察執守涵養踐履擴充之功可不務乎故當彊勉自彊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不如是則亦卒歸於下愚矣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物有是言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忘言以觀道妙聖人天地合德目擊道存庸人覩象而不知其理故聖人立言以明理百端開悟曉諭終不知此心即太極萬物皆備於我天性人心之善天理人欲之分以記誦為才能以學

人語言為事業心鏡不磨日加塵垢著書滿屋無一言適用亦非德言如此看書終身目昏頭白精神識見日耗日昧有何所樂有何所得而欲參天地賛化育致君澤民命世垂後不亦遠乎推原受病葢以學為學而我自我入耳出口而已終身說仁孝而不仁不孝終身說忠義而不忠不義心身既不仁孝忠義口之所言者皆他人之辭非心聲也謂之無學可也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又曰默而識之

雖有嘉肴不食不知其味也雖有至道不學不知其旨也故孟子亦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學不至於自得不能為有為無也人生當為之事不為則已既為則必用其極必思其周必至於達可也致廣大盡精微可也余嘗觀養生之士凡可養生者無不為也內而心志血氣外而起居衣服細而一言語一咳唾無妄費大而順四時法陰陽和術數毫髮頃刻未嘗置念庶幾焉少疾延年順受其正而已矣一思慮之害生不為

也一語言之害生不為也一起居之害生不為也凡有毫髮之害生者避之如寇賊水火畏之如鬼神雷霆疾之如仇讎怨懟朝夕思忖錙計銖較精爽之昏明必先知之血氣之彊弱必先知之功夫之勤惰必先知之養生未至者則加勉害生當除者則速去必臻其極而後已昧於養生者則反是縱情極欲晝與物接夢逐慾馳自幼至老小大事業無一物之不害生者飲食衣服以養口體孰不知之以飲食衣服害生致疾者十常七八

衰老而不悟病疾而不悟垂死而不悟凡聞養生者之言閉而不納處頻而惡言反唇而非笑拒之而不信絶之而不為衕良將斃而猶曰命也豈不繆哉二人相去邃邈如是豈惟養生者人之有道内而修德修身外而治家治人亦莫不然信之者惟日孜孜不至於聖賢而猶以為不足不信者日陷於小人之下逹而猶以為有餘上智下愚此之謂也然則生而知之者無有也聞善言見善行不能慕而學之可哀也哉然則最為害事所

以下愚之歸者拒之以不信而已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而況聖人大道節目功夫若是之多升堂入室之艱而又先之以不信奚啻霄壤之分哉欲得其味而知其旨不亦難乎

學者之大敵因以目前衰風頹俗凡材下愚以古人之高姿異禀神功聖德舉不足信良可悲也夫信道不篤尚不能有無況拒之而不信絶之而弗為豈能通其理知其味得其用臻其極哉以至縱情極欲醉生夢死也

宜矣

人之大欲酷嗜者莫甚於飲食問其酸苦甘辛鹹淡則皆不得其真正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而況義理之精微乎性情之邪正乎今之為學者皆曰我知言我知道恐未之思也

論語一書貴為王侯賤為匹夫皆不可以不讀大則九有小則一家之政皆不可以不知亦不能不用

人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直情徑行如瞽者夜行於深山

窮谷前有高崖深淵而不見旁有虎兕犀象而不知萬一不死亦幸免耳

地無瘠薄糞之則高沃人無愚魯力學則賢智聖人之見如日月一出而六合萬物無不洞照常人之見如燈燭遠不過尋丈必欲萬理俱明須當步步照鑑積日累功庶得窮盡

孔明曰非學無以廣其才伊川曰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然則識量才三者皆從學而得不學則不窮理理

不明則識何以進人無智識而不明理每事從血氣所偏量何以廣大惟能識地勢坤故能厚德以載物識量既無習次無物無義理無古今臨事塊然何以處決其不才也亦宜矣

人而不學無知識無文秀無馨德是草木禽獸之不若春和雨露則生榮秋寒霜雪則枯悴此草木之知識也一草一花有根本有身榦有枝葉開花則色香可愛文理成章不雜不亂結實則堅殼全體生意完具含蓄不

絶至於禽獸尤有可觀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鴻雁之夫婦鶺鴒之兄弟烏鵲之朋友鳳凰之仁鵰鶚之剛豺獺之報本可以人而不如禽獸草木乎

記問之學不適用其病安在然則聖人誨人以多識前言往行多聞多見博學詳說者將何所用哉亦豈止於助談鋒悅耳聽驚愚駭俗誇多而鬭博者耶善學則古人一話言一行事皆切於日用不善學則空言而無所施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

今人自謂識見才思不及古人因此廢學此語正與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相似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近日以來深自內省聖人之言切中後學無志者之病不肖迴思平生讀書不惟不曾澄心淨慮沉潛玩味再三體認只再讀細讀工夫亦不曾着力如此荒唐鹵莽便欲見聖人心地豈不謬哉近日再將少年讀過四書及尚書少似着意披讀已自得味若如古人着

意下志寧有不及人者有為者亦若是孟子豈欺我哉
今人不肯讀書只言不得工夫若果肯為學雖流離急
遽顛沛倉卒死生憂患中亦得工夫若不肯學雖飽食
無事師友在前亦虛過日月此心與學略不相干匹夫
不可奪志有志則百事可成但恐無志四十五十無聞
固不足畏然果能立志只活到七十歲亦有二十歲月
日何事不可學周易最為難看一日讀一卦兩月讀一
遭一年之間可讀六遭胡子今年五十有八比及蓋棺

當不服人雖韋編百絶可也
今人為學患無師傳然則何為而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去孔子已近百年固不獲耳提而面命口傳而心授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是皆生不並世至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豈得親炙者哉所賴格言高行聖德神功布在方冊如在目前故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今日為學既無師傳即當以語孟六經為師且如欲見古今為學之方凡語孟

六經中聖門君臣師弟父子夫婦朋友每說為學處卒類為一門熟讀細詠審察深省只此便與親見聖師無異將聖人教人為學處所學者何事一一較量去聖人之後以至今日今人為學同乎不同乎舍今之非從古之是何愁不到古人地位不知出此止知近習為可宗為極致欲脫凡民不亦難乎韓文公當文衰八代之餘道喪千載之後一時儒學所謂宗公鉅人者亦宜無偃然自負者哉使文公所見不能尚友古人亦不過唐文

而已耳惟其不狃於俗習不安於卑下使世無孔子余不當在弟子之列其志見如此故能高出唐漢直造三代

古人言行備見簡冊後人為學足有餘師設若父子之間不幸而父如瞽叟母如嚚嫗弟如象我能如舜為子為兄則更不難處以類而推為人臣為人弟為人父與國人為友皆以聖人為法至於萬事莫不皆然故曰誦堯之言服堯之服行堯之行亦堯而已矣今人所謂不

善學者只是將聖經口舌作閑話說過於身於心了不相關涉正如舌本不仁終日飲食而不知其味然則何益矣謂之不學可也

今人慕古人只是剽竊皮表不得心思務外而忘内勤苦終身竟不濟用文章字畫一一皆然故韓文公謂不得其心而逐其跡吾未見其能旭也茍能誦其言以求其心解悟其理篤信而力行之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可一日千里矣

古人興於詩立于禮成於樂誦詩三百而心無所興起講明曲禮三百威儀三千而無所立談古樂而無所成謂之不學可也每觀一經使中間前言後語自相發明庶得其旨大㮣雖至聖大賢其氣象禀賦亦有定體故言行亦不能相掩大綱細目讀書當潛心焉

前人所到高遠立志不卑故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今之人臨下為高不知其不足少有過人之薄技已自矜滿至於寫字作詩作文信手肆口

自以為是漫不加省不曰是字也是詩也是文也方之古人是耶非耶相去若干遠近古人如是我不能如是求其所以不能如是之由對病用藥庶乎其有進矣貪多欲速謂之不智可也子不見夫種桃之家乎喜其繁多欲以早熟繁多則木力不及數雖多而瘠小三五不能及一丈者木力不及則反為之遲熟不一二歲則木力竭而死矣曷若減其顆數大而甘美比之小者得利倍蓰木力不傷而可延歲年者哉讀書修身何異乎

此

學不至于自得則不可以立言不可以立事學人言語作為終不成用自得一分只說得一分行得一分

古人閑得眼来以至夢寐中別無他事只與身心計較不肯分毫放過頃刻無事所以成賢成聖今人雖曰好學全與身心不相干涉只得務外學藝所以不能自得亦不能成事

少日不曾讀書以為聖人千言萬論立法教人不能不

爾雖入耳着心終與已不相關涉不能悅心及其臨事
書自書我自我終為外物長年以來頗自省悟凡聖人
之所能行所能言者吾皆有之吾皆當然吾所以不如
聖人者血氣物欲害之也能去其害徹其蔽即去聖人
不遠矣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
歟予一以貫之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
道覺斯民也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惟聖

人為能踐形四端五典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少年血氣之強盛以智謀功利為至學以文華才藻為俊傑故於語孟詩書不得其味中年以來客氣衰謝義理頗開兼涉世既久練事頗多始覺前非方於語孟肯細讀

余自中年血氣便衰如七八十然却有可喜者血氣既衰則利欲進闘之心亦從而衰減邇来讀書漸覺義理

有味識鑑亦頗增明覺聖經賢傳嘉言善行義利善惡是非邪正仁與不仁一一切己向來剽竊不根為人浮學甚可愧恥乃知中才庸人讀書不多涉世未深客氣未除擇師友未精克己無我工夫未曾着力事事皆少味賢若東坡老貶海南始喜淵明詩況餘人乎

小人之不足者為利為惡君子之不足者為義為善孔子為學自十五而至七十十年一進各有效驗如行路然今日至某所明日至某所又明日至某所六日而至

其止泊之所後之為學者先無所指之前定又不知所行之正路一進一退不退則失道妄行倀倀然至於迷錯老死而無定止謂之不學可也不若不學之為愈也祇適汝今六十矣能耳順乎不惟不能聲入心通遇事而隨人是自無所立矣不能自立又安能不惑知命乎既自知之凡語孟六經中所謂為學一字一段細書於壁日究日行庶幾未死之前少有所知不負天地父母之生汝

余年三十八入京師日以塵冗汨沒如此三千六百日
家人輩千里思慕以為遠久以日為歲余形志俱勞得
枕則惟恐天曉晨興則不覺日夕綿歷十年疾苦旦暮
迴思所幹之事無一事可紀録入史筆者今歲行年五
十攬鏡自照蒼顔白髮茍自笑之不足又何足以滿識
者之一笑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蘧伯玉行年五十
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余自省凡庸去聖賢若天壤昨非今
是固不多爭近日讀莊子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何

其愚也化而知非固未易言至於塵網世味當少覺悟庶幾形志之安平性天之自得服官政以理遣處此身於無事一旦挂冠歸老享暮年康强清明閒日舒長之福不陷於貪不知止衰不知謝抱聲利之因而死至元十三年冬十月五日河中寓舍無人獨坐因念山谷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如此活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有感而書

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降至市人悲喜於錙銖之得失聖

如孔子不敢自居曰德不修學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曰何有於我哉又曰丘未能一焉降而至於鄙儒片言寸技自以為天下之人莫已若一言一詠之少有所得沾沾自喜矜誇見于容聲禹負地平天成之功不伐不矜惜寸陰而拜昌言降而至於庸人投書獻狀抵官辯訟曰某在某任興水利某在某任建學校某在某任勸農桑某在某任增户口丙吉襁抱宣帝活全性命教之讀書以至於九五中興漢室絕口

不道今之人於人有一飯之恩德色責言望百千之報楊太尉之畏四知降而至於清晝之攫金曹韓王之平南曰勾當江南公事迴降而至於武夫悍將爭一矢一級之勞訟之終死而不已范文正一日不為一二善事自以為歉終夜不能寐降而至於污吏一日不作三五惡事若病之在身亦終夜不寐以此較之聖賢愚不肖之相去若是奚啻天壤哉然而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故大書座右庶朝夕起居坐卧飲食頃刻之間寤

寐斯須之間姑以自警雖未造聖賢之域庶不墮乎下愚之趨

記問辯博綴作鋪張之學易沉潛體認深造自得之學難學聖人之文華也易得聖人之純粹也難今人下筆數千言盡非己意不過剽竊掇拾解紅為赤注白為素而已一過目則破碎陳爛已令人厭惡又惡得而傳久哉其間強引堅證澁其辭以為古難其字以為奥求其義理主意則無有也以至脉絡氣血支離而不相屬其

原蓋自記問綴緝中來自身之性情漫不加察其剛柔邪正自心之才智漫不省其敏拙賢愚下筆論性理則喋喋不能休至治家睦族結友應物居官臨政不知何法以自守而於臧否人物論議天下肆口而言横身而處有是理哉手足俱露不滿識者之一笑而猶自以為賢哀哉

太史公以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余以謂此言當時為風俗所移習為鄙儒而不知其非者也記誦章

句訓詁注疏之學也聖經一言而訓釋百言千萬言愈
博而愈不知其要勞苦終身而心無所得何功之有此
弊在孔子時親炙聖人之門者已莫之悟故孔子謂子
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又曰君子多乎哉不
多也又曰予欲無言又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又曰女為
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又曰是故惡夫佞者惟顏曾能曉
此意故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語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先儒從而釋之

曰將以反覆說到至約之地不博則不能求約不約則無以知其要不能以一理而貫萬事則不能泛應曲當名物雜至于前則此心眩惑而無所處先儒識見明敏論議昔人數千年之是非無不切當及其行也悖禮違道敎身而不自悟者何也此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之失也此踐履涵養之功不可不努力也故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知人之智物欲不交於前不切於身行已而違道者物欲誘於前胷中之所學分而為二皆為外物不

適於實用也古人之學學為人耳後人之學學能言耳義理之言至言也適用之學至學也史傳之文漢六朝唐宋諸賢之詩文非不佳但適用者少不適用者多義理醲粹者寡浮淫虛誕者衆學者當詳擇之請於文選文粹一一較之自知余言之不妄今之為學不及古人者大病有五不體認不履践不習熟不擴充不堅定何謂不體認聖人所有者吾亦有之所能者吾亦能之雖能言之不知為己有便令下筆萬言亦拾人涕唾而已

既不自得細較之則腐言陳語學人説話就能清新亦不過移字變文而已於己何與焉體認尚且不能履踐習熟擴充堅定皆無可下手

心有德則言自嘉心者一身之主萬事之君君主立而物自隨心精一則文學安得不進

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傅説告高宗念終始典於學今之人不學而仕既仕而又不學不惟敗己而又敗人先儒言曰世之良材鄉無善俗又曰學不傳千載無真

儒道不行百世無善治豈欺我哉

欲學古人之言藝當先學古人之德性心術無是心而學是藝愈勞苦而愈不近似然則何以識其心哉因言語文章行事之著於外者知其心之必若是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言者心之聲也東坡論畫竹當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余因以類推凡學前人文章字畫功業德行皆當得古人全體於胷中

與爲一而無間庶幾髣髴故韓文公亦曰不得其心而逐其跡吾未見其能昶也

立言寫字全在命意作氣命意高遠作氣正大剛直則辭翰必不凡下意氣復從器識中出器宏大識高明不讀語孟六經不學聖人惡能充塞天地明並日月故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三代之學學爲文辭乎曰若今之生徒執筆操紙受題措辭則不經見所見誦詩讀書習禮明樂射御書數而

已雖然如子夏之門人小子學灑掃應對進退應對則習其辭也進退則習其文也孔鯉過庭訓以學詩曰不學詩無以言則非辭而何學禮則非文而何又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專對非辭而何又曰言語宰我子貢言語即辭也葢古之所謂文辭者二事辭則言語應對文則威儀進退禮樂刑政父子君臣朋友賓主之間粲然可觀秩然有序者皆謂之文非其辭之謂也後世指以辭語為文章則誤矣文學子游子夏豈若今之所謂文

學也歟古之學辭始於應對中於學詩終於專對其先後次第皆自養德性博古今明義理以精其辭今之學不養德性不博古今不明義理今日入學明日付以紙筆使之措辭為文豈理也哉故至老師宿儒動筆數千言而能不謬于義理精粹可採者幾何人哉葢亦失其本矣

未立科舉以前猶有講經閱史之學科舉既立節略散括不講全經故其辭愈陋杜子美下字錬句處後人下

不得到者葢義理精絶除此字别下一字不得如身輕一鳥過除過字餘無他字可代細看杜詩但闗鎖下字處皆然至于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乃涉雕鐫作爲不可學也文章固要字字作使元氣臧裂字語雖工只見細碎

碑誌既以散文序其人之平生一事一言無不詳盡復以銘詩亂之何也此正猶大學中庸語孟春秋先言其事必引詩以歌詠之葢言之不足嗟嘆歌詠之使人讀

之則吟詠之間意味愈出然善為銘詩者不犯散序之言別出新意偉辭音韻鏗鏘褒譽激切是之謂銘詩近世范文正公作狄梁公碑銘人莫能及不然則重複賛旒一韻語歌括爾

文筆儒者之末事今之學者尚不能精況心學乎下筆輒千萬言不自知荒穢陳俗者若無一字從自己心肺中流出真道聽塗說耳故為傍觀者戲之曰問着不知使着不錯此言未盡善既是不知安得不錯

甚的是作文法說義理話叙義理事
言語威儀文章政事皆心性之發見於外者故窮理守
約養氣盡心爲爲學之本故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亦有不務實學矯偽飾詐而能語言威儀者故一一較
之終不醇全道聽塗說之態必不能掩
立言用故事比證者不學才短義理不精明耳語孟六
經無一語用故事唐虞以前無故事可用無前言可借
立言者直出于各事各物之義理至如孟子引詩書非

己意之不明己言之不能工也一如道性善繼以堯舜實之以有韻之古言吟詠諷誦助人好善惡惡之興寄耳矧立言如傳神稱情據實而形容之畫張三之面而求李四之容貌謂之畫李四則可謂之畫張三則可乎

凡看人文字毋妄起憎愛憎則昧其善愛則不見其惡毋以先輩而妄起敬畏毋以後進而全萌怠忽敬畏則以疵瑕為精緻以淺近為高遠以詭怪為深奧怠忽則以著力為斧鑿以析理為作聰以雄邁為荒唐念慮先

差藻鑑自偏大凡展卷毋首視其作文之姓字平心易氣權懸鑑立字字讀段段看至終篇則照首照尾察其主意了其大義明其曲折觀其辭藻得其實用悟其氣稟為人然後下斷定其優劣高下如此則不惟養忠厚和平之氣亦可以精明善作哲之功庶合乎季札觀樂之美與夫孟子誦詩讀書知人之說矣然則大學所謂格物致知者奚大於是可不慎歟嘗見今人誦已之文則清吟亢詠妄自誇詫讀他人之文則洗垢吹毛作聲

口吻噫不惟以輕薄喪德而欺蔽固陋窄狹自晦良可惜也

丈夫之生世必以三事自立曰立德立功立言踐形率性法天建極不言而信不動而彰以為萬世天性人心天理人倫之標準此之謂立德明天道平水土正名百物創制立法禮樂刑政足以為萬世之凖繩此之謂立功至於定一時之亂措一世於平康忠君庇民顯親澤後亦立功之亞也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著七篇之

書此之謂立言古之人全此三事者君則伏羲堯舜禹湯文武臣則稷契臯夔益伊傅周召孔孟曾子子思三代而下迄於今豈無其人焉或得其一而遺其二或長於二而短於一不能若諸聖賢之集大全也以小大厚薄言之又豈能若上所論之巍巍蕩蕩煥乎郁乎與天地日月爭光哉於此三者而無立志亦人形而已耳其心則無所不至無不忍為禽獸之不若也舉天下之人皆為禽獸所不為之行則人道絶矣

世人文章政事節行事業所以不高者不能尚友古人只以同時之人為法蓋孟子曰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故孔子師文王周公孟子師孔子故濂溪云聖希天是蓋出於孔子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文王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成湯則聖敬日躋周公則思兼三王今之人既不能希天又不能希聖又不能希賢臨下為高自以為是可嘆也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不學則安能知之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規矩準繩者知慮詳察之精方圓平直之至自作之而自守之臨事執器兢兢畏慎尚恐差繆噫聖人聲為律而身為度所以若是者至方至圓難矣哉奚可苟也哉後之人既無聖人之心思又無聖人之律度事至物来泛應漫與又為之舞智肱巧欲人之不可測度出新意于平直方圓之外智愈巧而術愈疎事愈紊矣

賈誼政事書素學也諸王之强弱風俗之厚薄夷夏之權衡至於教太子御羣臣漢政之疵美皆素所聽於耳明於目熟慮於中其所以施為措注錙稱而銖較之如是而利如是而害如四時晝夜之必然故一旦對揚軒陛熟數之於上前無少踈濶古人之學若是而已禮經亦有曰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韓信之料項王對高祖功如其言豈苟且漫應哉蕭相之入關餘人皆以金寳為計而已獨収秦之圖籍以知天下之阸塞户

口之繁寡倉廩之虛實是又志其大而忘其小也諸葛孔明之隠隆中劉備一席之語鼎立之勢始終不能易皆素學也近世能為此學三蘇父子是也今之儒者平居無事務鈆槧博學多聞洞究往古問無不知至於當世切務恬不加問室無所聞戸口之多寡政治之美惡國勢之本末竟莫之知一旦乗虛名而竊名論上前掇陳編拾爛語枝離浩漫施之於今無一言之可用噫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良知言哉

世變而既下矣三代之世庶人不議為士者庸有容心於其間哉修其天爵而已矣人之生也遇亂世不幸亦多端賤貧不與焉不見文物禮樂之明盛衣冠人物之美一也不蒙教養之方二也日與澆風薄俗腐儒鄙吏為伍同處三也時為閭里小人相侵陵四也耳聞目見者逆天理悖人倫紛紛籍籍又不可以勝紀也

裘葛飲食豈無用之物哉不渴而飲不饑而食夏裘而冬葛不惟無益而反為害因以裘葛飲食為害人可乎

不知時不善用之罪也道德仁義禮樂人生日用斯須不能無儒生俗士進言於時君不深識人主之德性不知仁義禮樂之情狀體用不度時之治亂緩急我非仁義禮樂不談于王前以至扞格齟齬而不能入是所謂不善諫之甚也人主之為政無非仁義善諫者因其心因其勢因其事開悟誘引使心解意領如時雨之化物油然而生發怡然而歡順默合乎人如孟子之對好色好貨以羊易牛之問不亦善乎後世諫臣懵不知此不

知因事納約自牖犯顏逆耳先事彊聒以水投石聽者心平氣和則以為迂濶虛妄少有違忤則怒罵而擯斥視以為老生之常談而為仁義禮樂之禍者皆若輩之過也

了身達命常言也視之似易而行之則難歷觀古人不愧於此言者十不得二三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為學者學之得其正也非其友不友非其君不仕進身之得其正也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以堯舜致

君以伊周自責行之得其正而功既遂矣禮貌未衰言
聽計從身未老告老而歸退休蓋棺之得其正也能此
四者不失其正所謂成始成終可以謂之了身達命古
之人全此四者自三代至漢歷唐而終於宋一一較之
豈易得哉四德之中最難者退以義而得其死耳近觀
胡致堂讀史管見於楊震李固顏魯公陸宣公李文饒之
死不能無少恨異日當集古文四正皆全者别為一録
或四得其二三始雖未善而終得其善者為一録以為

後人之鑑

世之人見權貴則莫不畏懾其氣索然者何也此無他於彼有所慕兾而然也其心先曰彼能貴我富我賤我生我殺我福我安敢為之不畏哉噫何不思之甚也殊不知彼之所以禍福貴賤我者何自而來哉已有才能則得富貴已有善行美德則得福不才不德無行則貧賤災禍隨之而至有才德則不必諂伏無才德則諂伏而無益富貴貧賤係乎已之才不才也諂伏何與焉故

知欲心一啓則正氣自消剛正英偉之志漠然而無幾矣故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雖然近世權貴亦特以富貴及於諂伏無行者故禍福之理言人莫之信然君子則守之而不變不以一時之得失累其心

草創易爲智治平難爲才進食于苦饑者喜糠粃爲膏粱進食于飽滿者以八珍爲常品投方于危病者易售獻藥于未疾者反嗤此物理人情之必然故物有美惡才無厚薄貴生于急須賤生于無用故士之窮達見用

于上之求下見棄于賤之求貴然而古之進言貢策者亦莫不榮遇如主父偃之徒武帝恨相見之晚馬周之言朝投而夕名使者相望儻使斯人緘默隱居不自陳效孰得而知亦終老為廢人言才之具可以自已也耶顧言才之何如耳果賢矣無往而不售是見其售之之形而不究其所以售之之源使武帝太宗本無求治之材無求治之心求才而無惟恐弗得之志雖千百主父偃馬周啜啜于其側竟何為哉武帝好神仙方士得

而售武帝好開邊智勇得而進武帝悔過養民務農之術得而進武帝好辭章文華得而進魏徵賢相也尤為太宗所重信高麗之征意不能止人臣之進技如百工之抱藝求而進之可也未有不求而瀆恩造門乞納願貢而強售之也古人之悟是道者惟子房能之未有高祖不問不謀而切切預言之者間有不謀而先言者亦必度高祖明有是心將有是為諫必入機必合而後言進言之道豈惟君臣之若是師之于弟主訓誨也尚不

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不可與言而不致于失言其可以易諸然則所謂知無不言有犯無隱吾君不能謂之賊者聖人教人為大臣之正理僕之所論戒乎位卑而言高急于自售未信而諫者也雖子房之賢不免有揣摩之習

亂政百端究其源則不出于任小人小人之得志遂姦其術不出于逢君之欲君心甘為小人所惑覆宗絶祀而不悔者敬畏之心亡怠肆之心熾也此孟子所以急

急于格君心之非堯舜禹湯文武之自持皐夔稷契之匡順莫不以敬為主

姦人之壞天下可為愚矣原其處心逢迎導合不過欲上之愛已而得富貴耳殊不知人臣之有國家如魚之得水水涸則魚能生乎國家既壞身得富貴乎李斯趙高迎媚二世身死族夷家與國俱亡非至愚而何有智者其肯為之哉正人端士之道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國君從之則安富尊榮然能從者鮮樂與姦人同轍

接踵安其危而利其灾樂其所以亡者又愚之愚者也自古之小人何以得志逢上之欲也君子何以失志抑上之情也狎者易親嚴者易疎以汲黯整冠之敬而終老于淮南可為明驗若少有毫釐之失則不獲死所矣陸宣公之言裴延齡曲中其病千載而下使人讀之莫不切齒扼腕欲正其罪德宗親覩其罪略無動心何也凡延齡之所為者皆德宗之所欲也延齡之惡愈明則德宗之情愈抑然則陸宣公之一書固出于忠肝義膽

疾邪憤姦而德宗讀之不惟不以為忠其心必曰是豈暴延齡之惡而彰吾之惡也忠州之貶其能免乎

人之禀賦識見為學行事便可卜其終身之禍福栁子厚非國語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下不相關以人之動作威儀不足以卜禍福只此三者使子厚不坐貶死亦必不得其死聖人觀人莫先於言語威儀子路之行行孔子斷之以不得其死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孟子斷之以必死老子以強梁者不得其死豈虛言哉

豈無故妄加人以禍哉人配天地而三使天而無人豺虎徧中原瀰莽塞區宇天地亦不能位矣鯀陻洪水汨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斯言也孔子何以定之于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豈虛器哉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后夔以之教胄子聖人以禮樂成人之德子厚所見如此豈不繆哉

人之姿稟大抵多庸下反以循理為不樂以仁義為桎梏故喜諛佞親小人遂至於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

以亡者終亦不悔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二疏所以去元帝而遠禍也中人之質安於苟且狃於小成以漢文帝之賢僅能慈儉而已不能措斯世於三代之隆養成七國之禍以遺子孫

人之知見志趣賦分既定若不可移小不可使之大近不可使之遠士夫閒居不喜觀書好為博奕牧猪奴之戲是葢以讀書為苦而博奕為樂也衣冠則士夫見趣則牧猪奴耳居官者不以政治勲業致君澤民為樂而

日與優伶女妓酒色聲樂為娛其位則卿相其志趣則伶倫也唐莊宗身居九五甘雜羣優至於批頰喜不為辱此賦分之卑凡也善觀人者觀其趣向作為可以卜其吉凶禍福晉武帝之所為所言皆家人常事而無經國之遠謀故羊叔子之先見識晉武之易足易滿故曰平吳之後方勞聖慮馬援之見公孫述出曰區區脩飾邊幅如偶人形子陽井底鼃耳真知人哉使公孫述之知識才量在於混一六合若不吐餔走迎則袒幘坐迎矣

凡䂓細娛而不圖大惠私小知而不求遠謀皆賦分使然而莫之能移矣

以科舉詩賦為文章為儒學以知效一官辦給米鹽細務簿書期會折服民訟為事業以行比一鄉小孝義小廉潔為德行此今人之極致也邇來併此三者略不掛口父母不以責子弟君長不以責臣下師友則久虛其位矣

萬物之中得為人一幸也億萬人之內而得為男子二

幸也億萬男子而遇賢父兄三幸也百年而遇昇平四幸也父兄教之讀書五幸也耳聰目明學而知之六幸也不為兵役農征所驅迫七幸也不為寒餒所苦八幸也歲廪月給又使之居編民之上九幸也全此九幸者四海之内幾何人哉蒙此九幸不自知其福不務學不居仁由義不以成己澤民忠君為國為心惟髙爵厚禄之自貪惟荒淫怠惰之為務悖德之凶將恐不逺矣

亡金舉子到殿免本身雜役我朝全免一家差發延及

子孫恩莫厚焉求其推恩之由以謂國家之四民工執
藝事以供役農出粟麥布帛以供經費商懋遷有無取
有餘補不足所以事上者如是而已若夫謀王體斷國
論上佑天子奉天惠民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
者惟士為能無君子莫治野人苟不加優恤使之勞若
同於編民不得盡力為學誦習先王之訓熟究二帝三
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大法亦業於農工商
賈雖臣妾萬方奄有四海而於政治綱紀孰從而建立

維持禮樂教化賞罰命令孰從而宣布奉行此士之不可以不養也上之養士恩禮隆盛為士者不知感戴盡心力於明經修德廣才成學以待上之任用不惟負覆育之恩乃甘自棄不為君子而願為無用之編民農工商賈之不若也而況為人師後進取為範模不範不模寧不自愧於心歟凡與士伍者皆當窮經閱史晝講夜習以古人大學為實學四書爛熟致力於詩書春秋易禮書樂書出言則有補於政治任職則成事成功此為

士之職也此朝廷之所望於士人也知此則知所學矣必待他人之勉勵應命以為學非士也